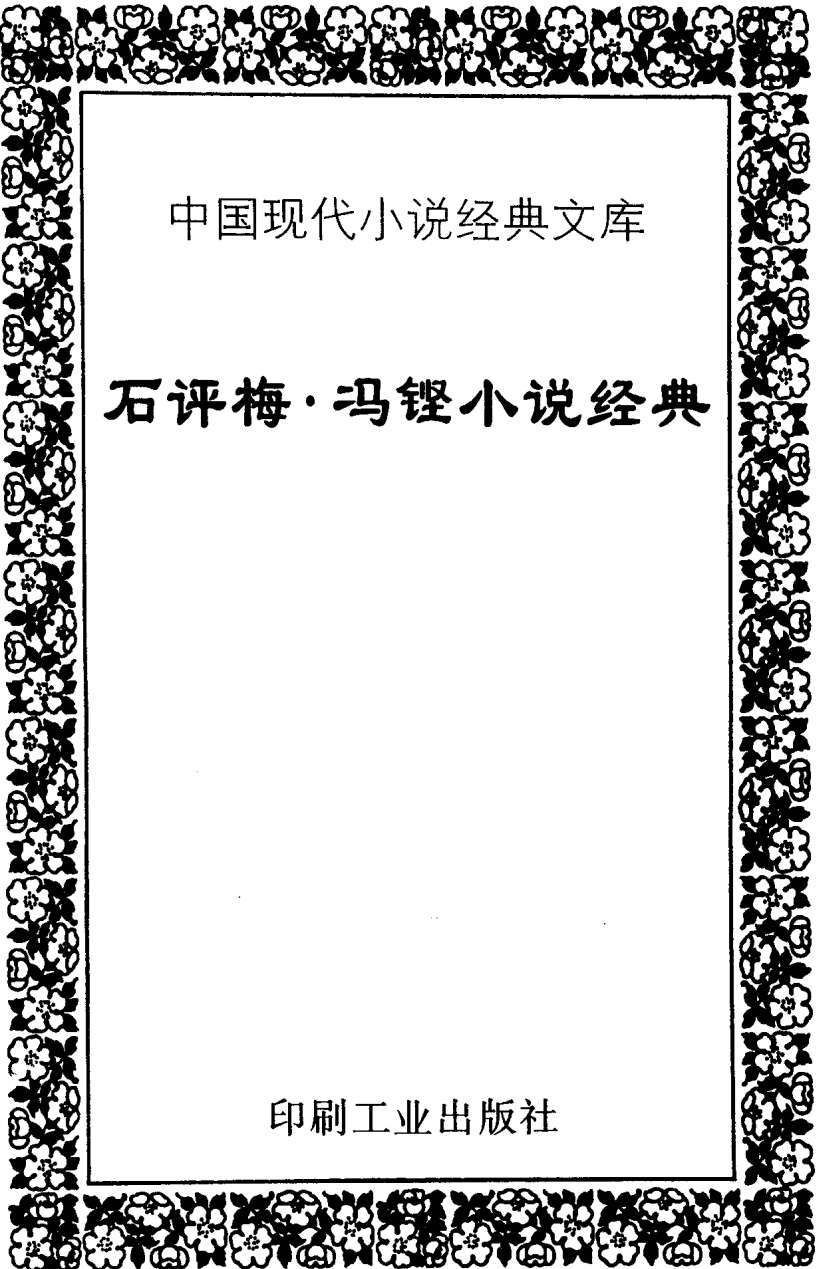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石评梅·冯铿卷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石评梅·冯铿小说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评梅、冯铿小说经典/石评梅, 冯铿著.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阿宏主编)

ISBN 7-80000-413-9

I. 石… II. ①石… ②冯…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4943 号

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
石评梅、冯铿小说经典
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翠微路 2 号 邮编: 100036)

* * *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 *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145 印张 3136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000-413-9/I·11

全套定价: 1160.00 元 (全 12 卷)



前 言

文学史上有许多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初出茅庐便表现出令人惊诧的才情，留下急促而耀眼的一笔后便飞离人世，仿佛上天也要嫉妒她们一样。石评梅（1902 - 1927）和冯铿（1907 - 1931）可以算是其中的两位。

石评梅 1902 年出生在山西平定的一个山城，家乡秀美的山水滋养了她至情敏性的文学趣味，而家庭不和谐的声音又让小小的石评梅变得多愁而善感。童年时代受国学根底很好的父亲影响，让她在接受新式教育之余又通悉了四书、诗经。十八岁时石评梅只身赴京求学，并考进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科。其间与一位受托照顾自己的有妇之夫发生恋情，涉世未深的石评梅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情感换来的却是刻骨的伤痛。正是在这种交织着恋爱的喜悦与伤痛的背景下，石评梅开始了文学创作。但经历了一次感情的巨大打击后，石评梅在顽强地面对生活时是笼罩着一层浓重的失望的，直到她受到真挚的情侣、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革命家之一高君宇的热情感化和思想影响以及他病逝的刺激之后，她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才终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27 年，年轻的石评梅不幸被脑炎夺去了年仅 26 岁的生命。

石评梅的小说带有浓郁的自叙传和主观抒情色彩，多借自身或周遭人的悲惨命运抒写旧社会旧礼教的冷酷和可怕，从而产生伤感的和反抗社会的情绪。在她短暂的创作



生涯中，大体可以理出三个不同时期。在石评梅刚刚投身于文学创作时，她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所以凭着热情写出的诗文，形式与内容都略嫌单薄。随着感情生活的不幸接踵而至，石评梅的创作思想有了显见的变化，她了解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深刻的哀痛，人生观趋于悲观，情与理在她的创作中发生了极大的冲突。真正让作者内心发生激转的是高君宇的热诚与死，从中她的思想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这一时期也是作者小说创作的高峰期，连续写出数十篇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红鬃马》、《匹马嘶风录》等。创作于1927年的《匹马嘶风录》显示了同时代女作家中罕见的艺术分量。作品塑造了一位充溢着气宇轩昂的豪情的新女性形象何雪樵，她家破人亡，辞别情侣，南下漂泊。最终当上革命军中的随军救护，在血肉纷飞的战场上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小说人物性格丰满，内心描写尤为真切感人，技巧已相当娴熟。

“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作家，是遇害时年仅24岁的冯铿。

冯铿原名冯岭梅，190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城的一户官宦人家。她自幼便受到书香世家的熏陶，酷爱文学。从小个性刚强，性格鲜明，对社会的不平现象深恶痛绝，毫不妥协。15岁时便开始在汕头《时报》副刊上发表白话小诗和散文小品。1925年冯铿进入左联中学高级班学习，时值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兴起，年少的冯铿迸发出革命的活力，成为潮汕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不仅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投身社会，而且拿起笔，努力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中学毕业后，冯铿辗转来到上海，在上海她接受了更加热烈真切的革命运动的洗礼，思想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一时期的冯铿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继续发奋，而



且在 1930 年加入“左联”，从事与文学有关的更为切实的事业。不幸在 1931 年二月的一个深夜，冯铿连同四位“左联”的战友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

冯铿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很短，在她较早的一批实验性小说当中，作者首先便将目光投向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上，思索女性青年的爱情婚姻状况。虽然这些小说难免情节单纯，手法稚嫩，但已包蕴了冯铿创作的基本特征。在小说《遇合》中作者展示了传统礼教与社会舆论织成的一张精神之网对妇女的桎梏与戕害，小说初具现代短篇小说的结构与框架，以沉郁并略带滞重的笔调展示了青年女子的命运悲剧。随着社会现实的激荡和作者人生体验的逐渐加深，特别是在冯铿加入“左联”后的最末一段时间里，作家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以加入左联后写就的第一部中篇力作《重新起来》为例，冯铿以她从潮汕到上海后的革命活动为素材创作了这篇洋溢着昂扬、乐观的革命精神的作品，其中的社会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钟情于文静、高傲、漂亮的女性，转而歌颂与表现质朴、粗犷、真实的美。

石评梅和冯铿两位同样英年早逝的作家却以其截然不同的创作风貌抒写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本文库收录了两位作家短促创作生涯中的小说代表作，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体味出两位女性作家真实而迥异的精神世界。



目 录

冯铿小说经典

遇 合	(1)
友人 C 君	(14)
无着落的心	(24)
最后的出路	(37)
重新起来	(146)

石评梅小说经典

“只有梅花知此恨”	(210)
病	(214)
弃 妇	(219)
红鬃马	(225)
祷 告	(237)
归 来	(247)
余 辉	(252)
白云庵	(255)
被践踏的嫩芽	(265)
流浪的歌者	(272)
匹马嘶风录	(284)



目 录

忏 悔	(301)
林楠的日记	(312)
晚 宴	(324)
惆 怅	(327)
卸妆之夜	(330)
冰场上	(333)
毒 蛇	(336)
噩梦中的扮演	(340)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	(342)



冯铿小说

遇 合

(二月廿三日)

我到校里来已快满五个星期了。

今天是我再次开始记日记的第一天哩！在这沉寂的境地里捱着的我，记日记这件事情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在我童年以至过去的两年里，我是天天都不断地记着记着的；可是自去年陷溺于刻骨的悲哀里以后，寸心纷扰不宁，就把它间断着了——直至现在。我相信人类处于紊乱的情绪中时，是不能够把自己的心情、事迹，理性地描写，述记下来的；必待事过境迁，往后无聊、枯寂的时候，才会慢慢地把过去那烙印着的印象，一幕幕从心头移到纸上去的。所以我今天想把日记续记下去了，一方可以消除些长日似年的光阴，一方也可追忆过去那死也不能忘掉的我和他的种种爱的痕迹。

正是去年这样春光绮丽的岭南气候哩！桃花谢后的二月初头，学校开课那天，可爱的苍白瘦脸的他的第一次印象，便深映入我的眼中心上了！呵呵！我怨造物，怨时间，怨机会，……连那学校和它的一切环境都怨恨起来



呢！不是为了他们的作弄、偶合，那末，生长峨嵋山下的他，怎会和我相逢于南国的春光里呢？又不是为了他对我有爱而又不得不离绝的苦衷，那我们此刻不是欢愉的一对情侣吗？此刻我怕还是童心未泯，青春宛在的一女人哩！呵！我的心头真隐痛起来了！我悲哀过去，灰心现在，讨厌将来，……不是都为了去年与他那段悲凉凄咽的离合吗？……不是为了我和他是同校的教职员，不是为了我们的情投趣合，不是为了他的献身革命和有着同为事业牺牲，因而飘流四散的他的昔日爱人，那末，我们又哪会合演了这样的一幕悲剧呢？……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的春晚上，我由窗里偶而看着他那捧了一册文艺书籍，在校园里的柳树下呆站着的那一瞬间，……

呀，就寝的钟声怎么敲得这样早呢？我只好停笔了！

(二月廿五日)

昨夜是辗转了一个整宵！唉！我的神经衰弱怕跟着这无聊赖的光阴一同长进吧！

我怨恨自己的多事啦！好好地记日记就记罢了，何必把过去的伤痕表露出来呢？要在止水似的心湖上荡起波澜做什么呢？真是矛盾啦，既然努力想把过去的忘掉、洗净，却反而想把它遗留痕迹于人间，无乃太滑稽了吧？昨天为要撕掉上面的或不再记下去了的问题躊躇着，终于间断了一天没有记下而就不得解决！唉，于此可见我近来心之脆弱了！由它去吧，想写什么便写什么，懒得写的时候就给它间断吧！

唉！让我来写些现在这讨厌无聊的学生生活吧！于此



我又不得不附带的写了所以要由教书生涯再次过着学生生活的缘故啦。自去年除夕那晚上和他在×市朋友芳君家里握别，看他在寒风刺骨的昏黄的街灯下把背影逐渐消逝了去之后，第二天便不能够看见他的苍白的瘦脸了！……唉！经了芳君的多方劝慰，和代我解决了暂时的经济问题，硬压着我这全国中心的上海来进进大学，再读读些书，我只好决意跑到这里来了。其实他走后的×市顿变成触目不堪的伤心地，我真再也没有勇气在那儿呼吸着了！虽然它是我度过了六七年来学校生活的第二个故乡。他走后的隔天便是旧历的新年，我一直躺在芳君家里流着眼泪，到轮船复工的初五晚上，便离去我们的伤心纪念地×市了。临行时我连近在数里的故乡也不想去一去。白发满头的老母也不忍别一别了！唉唉！……

不知不觉又勾起过去的伤痕了，天呀，你要怎样来主宰我这无着落的心呢！

在此除每天紧抱着英华辞典，面着枯燥无味的课本之外，其他的生涯就全葬送在孤独的无聊里了。不要说同学们是连半句话也说不上，就使她们于唱完“毛毛雨”，擦完脂粉之余而想和我攀谈时，我报答她们的却只有一脸沉寂的闷气，和机械的几个点！不消说现在她们和我之间是隔着高厚的一道垣壁了，我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沉默无聊的孤零者哩！

自己一个在抽着嫩芽的篱笆下慢慢踱着，听着自己轻匀、沙沙的足音时，真领略了不少生平所未有的幽寂的情调呵！

窗外那片麦田已展开成无尽的绿波了。这时故乡正是绿满郊原，春风沉醉的仲春晚上，但这里的柳条却还未到翠拂行人首哩。唉，故乡呀！母老家贫的故乡呀！……



更有我那苍白瘦脸的他呀！你这时飘泊到哪儿去呢？在春浓的南国风光里呢，抑是在春雪霏微的北方呢？……但愿你能够把我这可怜的女子忘掉了，努力你的事业，幸福地再和你那消息隔绝的昔日爱人重圆好梦！那我这被遗忘的孤独者，是愿意寂寞地过我的一生的！……唉！唉！

我几乎忘记写下今天较为可纪念的一回印象了。当我早上挟了课本，拥挤于上下课所必经的楼梯上时，照例眼前那几副肉感丰富的女同学们的裹在花花绿绿的旗袍子摇摆着的臀部之中，却什了一个黑裙深绿色上衣的看来不像肥白的浙江女人的身子来。她和我同跑进上法文课的教室里，这给我那无聊赖的心情以可注意之点了。她有着一个不施脂粉的微赭的长脸孔，和一对灵光射人的藏在微处的眉峰下的眼睛。照她那脸勇毅沉着的表情看来，她不是毫无社会人生经验的娇嫩的少女了，年纪约有廿多岁吧？我想再细细地注视她时，那教授已开始讲解动词的时间性了。以后整天都没碰见她。

(二月廿七日)

上海真成了激刺性浓厚的一滚国际上的都会呀！昨天傍晚我一直散步到电车站上去，茫然地跳上了电车，又茫然地在外滩那里跳了下来，匝着寒威犹存的晚风，这都会的整个的缩影是开展在我眼前哩。黄浦江上麇集着的船舶，和由那各色不同的烟囱里发出来的尖锐刺人的惨叫声；马路旁停着的那些擦得光可鉴人的成一行列的汽车；巍然壮丽的外国银行等的建筑物，在黄昏里拖着他庞大的阴影于地面，阴影上有珠光宝气，显露于汽车窗里的飞驰来去的外国贵妇人，绅士，我们的时髦漂亮的少男少女，



跑着的成群的由工厂里出来的疲乏的工人，彳亍徘徊的无聊的流浪者……那些，都在它的阴影中纷扰着；不知不觉地弦那消沉下去的热情，又在心头激荡着了，我应该干我所该干的事，跟着他，跟着他尽我应尽的天责，让光阴这样无聊赖地白白消逝去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但是在这样的境地里的我真不能维持那激昂的情绪哩，在夜灯粲然的凄冷的归途上，我的心又仍旧给落寞的情怀占领去了。

唉，世间还有什么会比处女的第一次无着落的爱所感到的悲哀？……

近来每每感到精神不济，头痛心跳，唉，不说也罢！

原来那天我注意着的她叫王渊如，和广东人李同房子的。我今天把文选拿还李去，才知她是新进来的同学。她把那深沉的眼光向我掠了一下后又挺直腰杆看她的书。李说她整天除吃饭散步外都是这个样子地坐在案前。

“她倒和我有些相像呢……”我这样想。

昨夜忽然梦见他，梦见和他在校园里的草地上坐着，他忽而像过去那样紧握着我的手儿仍是低头沉思！……呵，在世上有谁能告诉我他的行踪呢？……

(三月初一日)

我和王认识了，我们认识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天的气候暖和极了。晚饭后我跟着那天末逐渐苍茫下去的红霞，慢慢在一碧无涯的麦田中踱着，让整个的心融化在骀荡的春风里了。循着麦田塍转了一个湾，踱到一家古旧村屋前面。门前几株氍氍下垂的柳条下面，两个红



衣的小姑娘正嬉笑地拍着皮球，跳来跳去地就像一对小蝴蝶。我呆望着她们，追忆起去年和那些小学生们一起游玩的情景来。“呵！我的童心消失到哪里去呢？过去那天真活泼的少女青春期，现在在这样阴沉的脸上怕连一些痕迹也找不出吧！……”我正沉醉在伤感的情怀中时，忽然背后有足音传来了。回头一看，那正是王呢。她两手放在背后的跑近我的面前，把她那沉潜的眼光向我目礼了一下。我像受她的催眠般竟向她点起头了，她也在冷然的脸上绽出一丝笑意来报答我。

“你也喜欢到这儿来散步吗？”出我不意地，她把恳挚的声音向我发问了。听她的口音像很习熟，倒像从前听惯了般。

“您贵乡是哪儿呢？”我不觉冒昧地问她。

“呵！是成都……”她默然地答。

“成都！……”我的心房激荡起来呢，原来是他的同乡！“呵，风景幽丽的一个故乡啦！”我勉强找出这句话来弥缝我对成都感到兴奋的表情。

“是的！……不过我离开故乡已很久了。你的呢，是南方人吧？”她把那对眼睛朝远处望去，不经意地说。

“我是岭南人，我的故乡是广东×市的近村。……”

“广东！呵，那儿的风光也是很好的，听说那儿的革命空气还很浓厚呢！……”

她忽而把眼光收转回来射着我：“你从广东独自跑到这儿来读书么？……”

她定感到我冷僻的态度吧？定在同情我的孤独吧？……

沈默了一会，她向我说声再会，把慈和了的眼光向我望了几望，像叫我不再孤零地站在那里般，向前跑去



了。我只把眼睛跟着她那深绿色的上衣在暮霭苍茫中消逝了去。

(三月初五日)

忽然潇潇地下起雨来！

晚上凭栏远望，眼前那片碧草绿树都给迷濛的细雨罩住了；凉冷的雨珠扑到脸上手上，整个的心沉酣在他人所不能领略的情绪中！呵，我对自己都惊异着早日那奔放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

自认识王后，不晓得怎样的他又在我脑里萦绕着了！我一方感到死般的沉寂无聊，他方又觉方寸凌乱，纷扰不宁！“唉！你可爱的苍白瘦脸的他呀！你此时是在天涯，在地角？……”

整天不是凭栏对着如烟芳草，便是在麦田中踟蹰徘徊，只有茫然地迷惘，迷惘！

可怜的母亲犹在希望我的学业和前途哩！读了她的来信真使我不能不流起泪来呢！

唉！雨呀！淅沥不断的雨呀……！故乡门前那个小塘一定涨满绿萍吧？小侄呀！你定赤着脚捉青蛙去吧？但是没有姑姑为你作伴了！……

我又忆起去年那狂雨声中，和他在灯下默默相对的情景了！……唉，我还是停了笔罢！让悲楚来充塞我的心罢！……

(三月初八日)

今晚上我和王又在雨后初晴的郊野上碰到了，我们竟



交谈了一个长久的时间哩。

一听了乡音和他相似的王的声音，我便兴奋起来了！我本不想和她交谈下去的，但不知不觉地竟被她谈话的吸引力吸了去！关于学术、政治、社会……她都有很精确的见解和思想。看来正是我们的同志呢！她向我发挥她的社会见解就像他一般慷慨、透切，使我不住地追忆着心之创痛！

“你们四川人的革命性都很浓烈啦！”

“那可不见得！不过……”她再把那锐利的眼光射向我脸上来。

“这里的同学们是半句话也谈不上的，唉！……”

“可不是么？看你这样年青的姑娘真不可太于冷寂了！怕是你太喜欢文艺的缘故吧！你闷的时候仍来找我谈谈好啦！”她像对弱妹般慈和地对我说。

为什么像她这样富有思想的人，也愿意跑到这儿来受这灰色的，被时代遗忘了的教育呢？……有机会时真要问问她。她读的是英文系经济科，我们有几样功课是相同的。

窗下那几株绣球花，给缠绵的春雨打得零落满地哩！从前我对那些以自己飘零的身世喻着落花的人们总觉得是俗不可耐；但此刻我才感出此中的无限凄凉呢！呀！落花呀，委身于流水污泥的落花呀！

(三月十二日)

春雨声中，病卧床上已经三天了！唉！白天仍是昏茫地给淅沥的雨声填满了这空虚的心，夜里呢，蛙声盈枕地只有睁开眼在细数滴答的钟声！呵呵！白发满头的母亲



呢？苍白瘦脸的爱而不得的他呢？远了远了，伴着我的只有帐中这个孤影了！

除医生外，这病床是没有第二个来揭开帐儿，向我存问一声的！我盼望王来看看我，但她怕不知我的病倒吧？

“灵芬！我的身心是交给伟大的事业了！不怕我是同样的爱着我灵魂中的你，爱着我那隔绝的敬爱的同志的爱人黄冰华！……但我不得不离开你了！我要完成我的使命，我要盼望你得到幸福的伴侣！灵芬！……请你恕我吧！请你让我离开你罢！……”

他的这些临别诀言，在病中心情脆弱的我追忆起来，是怎么令人悲凉怆痛的呢？……

(四月初五日)

唉！没和这日记相见已快满四个星期了，让春光悄悄地从中溜去地，又是梅子黄时节了！

近两天来差不多可以说是告痊了。但一病之余，剩下的只有这怯弱的身子了！自己看看镜里那褪了色的苍白的两颊，呆滞的深陷的眼睛，……和裹在衾衣里的消瘦了的躯体，袖筒下那失了弹性的纤细的手腕，……自己真忍不住惊叹起来呢！假使这时回到故乡去，第一个认我不出的，定是我那老眼婆娑的母亲了……呵呵！青春已跟着落花谢去了——毫无留恋地谢去了！虽然此刻我只整地度着二十次的春光！

自病后第五天，搬到和王的卧室相对的病室来后，和她成了知心的朋友了！她差不多每天都没有上课去，昏迷里偶而睁开眼睛时，老是看见她坐在我床前的靠椅上，默默地看她的书陪着我的。她劝我慰我，服侍我，无微不至。